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
第一七三回 小澗山初逢故友 彌勒峰雙探賊巢

話說趙知縣將濟公請到後堂，正要備酒，忽見傳事的上前報道：「外面剿匪營張大帥遣有軍官資書到此，說有緊急軍務。」話才說了，那軍官已匆匆的到了面前，將一封公文遞上。趙知縣忙拆開一看，但見上寫著道：「欽命兵部尚書欽差大臣總督全軍剿寇大將軍張為札飭事：現今本營剿寇事宜，軍機緊急。隨營參贊濟公聖僧，聞因葉姓謀產案，羈留縣署，未暇回營。惟本營正當機務孔亟之時，全賴聖僧決策，仰玉山縣知縣趙大京將聖僧行在，是否在署，抑或他往，即由差官明覆來報，以備往咨詢軍略。毋得懈緩，致乾未便。須至札者。」

趙知縣看畢，將原札就交了濟公去看。濟公道：「今天是一日了？」趙知縣道：「今天冬月□五了。」濟公聽說，咋舌道：「哎呀，俺倒忙昏了！」當下就關會來人道：「你趕快回營，多分你未到營，俺已到了。」那差官本認識聖僧，便說道：「聖僧不可旁處耽擱，軍中大事吃緊得很。」說罷往外就走。濟公也就吩咐趙知縣，將二千銀子、六千百米，從速解赴大營，他還是大口酒大塊肉吃個不住。

看官，你道這張欽差營裡因何軍情，突然的就這樣緊急呢？只因楊魁自得了金長髮的口供，休息了一日，次日晚間便取出夜行衣，結束停當，別了響錘，帶了鏢囊，掛了曾勇的腰牌，加上曾勇的號衣，向張元帥暗暗通了一個消息。走到營外，連躍帶躡的放出夜行功夫，繞到玉山縣南門，直奔黃泥岡。到那地方才是更起時候，楊魁因辰光尚早，就在一片酒樓上喊了一壺酒、兩樣小菜，打一打尖。那黃泥岡岡頭上，也有百□家一個小鎮市，酒面茶館無一不有。楊魁坐在酒樓上，他這張櫃子卻然靠著樓窗，楊魁順便帶吃酒帶望著行人。忽然外面人聲吵吵的，說剿滅小西天的兵過境。楊魁好生詫異，暗道：那裡另外有什麼剿滅小西天的兵？就此伏在樓窗上面，向鎮上觀看。果然蜂鴉似的有四五百號人，手執兵器，按隊前進，身上並非本營的號衣，末後三個大漢，年紀均在四□多歲，跟後又一個少年英雄、一個粗手笨腳的小伙子，兩個女眷，都騎了馬。楊魁忽然詫異道：那後面倒很像菊家夫妻姪姪呢！連忙擱下酒杯，直奔就想下樓。那知酒保隨後跟著大喊：「客人往那裡走？酒帳還不會會呢！」楊魁沒法，只得掏出一些碎銀子來會酒帳。

可巧那站櫃的迂謬不堪，拿了一些銀子，繃著一付近視眼，就燈前望了仔細，然後拿戥子戥了一戥，又上天平稱了一稱。楊魁發急道：「我且去了你再算罷！」

那人見說，一把便拖著道：「朋友，不要心急，那一定是走不得！俗話道『酒家散人船』，人色最是不等。此時你因有事，便把銀子丟下；將後你到無事，那便一毫一釐跑得來算起倒帳，這個官司還打得清嗎？再有多大的事，請你算過帳再走的好。」

楊魁急得沒法，只得說道：「是是是，你就算罷！」那人見楊魁有些作氣，也把個秤子的砝碼向下一擲道：「你這人好不識好歹！在下在黃泥岡吃了二□年飯，沒一個不尊敬我公平正道，獨獨你足下不合式！不怕你多心，大約很有些認不得人呢！」

楊魁見他這樣謬文，格外心中作急，忙說道：「怪我有眼無珠，請你快快些算了罷。」

那人這才三五除二的一算，便說道：「尊駕來銀一錢二分半，一千五百文的銀價，合錢一百八□七個半，共酒菜錢一百六□二，應找錢二□五文半。今找你二□五文，這半個錢叫做逢五丟，逢六收。對不起，沾點小光，作為兩訖罷。」楊魁氣得口也不開，接過找頭，拔步就走。到得店外一望，那過的兵倒不知何處去了。

見外面已有二更光景，自家正事要緊，也就不去找他，躡步就上了黃泥岡。趁著月色看去，遠遠果有一棵極高的枯楊樹，連忙躡到面前，下面一座大墳，墳旁果有一塊石板，近墳處卻有一點缺角。楊魁心中大喜，彎下腰來，依了金長髮的話，輕輕用指頭按了一按，果然那石登時翻開。楊魁用腳試了一試，下面果有石梯，卻然才到八層，那上面石板真個「撲」的一聲復行關好。楊魁曉得金長髮的話一些不錯，因此依著他八層一轉，一直到了下面。順著地隧摸著黑走，約有半里多路，果然摸到一面滴滑的石門，上面有個銅鈴，將鈴向左一扭，那門果然大開，全無一點聲息。楊魁走進石門，心中想道：我來便已經來了，假如他有了警覺，我如果要走，還要按那機關，豈不格外費事？忽然心生一計，便輕輕的將那石龜的頭移了一移，借他堵住了門，不得關閉。安排已定，便掉頭朝北一望，果然一順的五個殿門。楊魁縱身上屋，周圍兜了一圈，但見各宮裡面烏燈熄火，只有當中一個宮裡燈燭齊明，真個蓮台風炬，金碧交輝。楊魁再定神一看，見內殿門已經關閉，便放心躡下屋來，輕輕巧巧走到窗前，就紗窗朝裡一望，果然看得真切。裡面並無牀鋪，中間設了一張抱龍的靠椅，面前一個熏籠，熏籠周圍環抱了一轉似榻非榻的樣子，上面皆鋪的狐皮墊褥。劉香妙依著熏籠在那裡瞌睡，一個落腮鬍子的抱住一個二□多歲的女子。

還有那穎江南岸遇著的那個赤發紅須尖頭頂，用飛叉的那個妖精。裡面的人通身皆精赤條條，尺絲不掛。楊魁暗道：這女子一定是狄小霞了，那兩人多分就是狄元紹同邵竹。楊魁望了一會，覺得不大耐煩，躡身又上了屋。跑到宮門，一燕子穿簾，下了宮外，就想走出彌勒峰，到小西天探一探金光寨是什麼形像。剛才走不遠，突見地下捆著一人，嘴裡塞著衣角，旁邊一片更鑼，楊魁暗道：這定是內行做的事，那裡馬家師徒、周家弟兄到來了嗎？楊魁正然向著打更的呆想，忽然背後一人扳住臂膊，那手力就很為不弱。楊魁大吃一嚇，連忙掉頭一看。

看官，你道這人是那一個？真就叫人意想不到呢！原來卻是菊猛。自那日同菊文龍、李彩秋、鄧素秋渡過大河，楊魁夫婦得了馬先走，他們隨後也慢慢的直奔大墳灣。到了四更向後，從小澗山腳下經過，菊猛背了包裹在前，忽然半山一棒鑼聲，奔下幾個嘍兵，一字排開。此時東方已微微發白，只見山崗上一騎馬飛下，高喊道：「來人休走，丟下買路錢來！」一聲吆喝，那馬已到了菊猛面前，迎頭就是一哨棒。菊猛把他棒花一看，曉得來人平常，自家的兵器又被包裹壓住，只得小小腰，把身子一偏。那強盜一棒卻打著個空，身子在馬上一個旁卸勢，菊猛就勢一把抓住他拿棒的一隻手，連棒帶手就這一拖，早已拉下馬未。那馬溜了韁，不知那處去了。這強盜一隻手被菊猛捏住，就同骨頭都捏斷了一樣，不住「哇呀呀」怪喊。

菊猛道：「不要喊，丟下買路錢來！」就此拉住他的手，跑了個八面花。後面菊文龍、李彩秋、鄧素秋已到，外面天光已經大亮。嘍兵見勢不妙，飛奔的跑上山去，到了聚義廳說道：「稟大王，大事不好！山下來了一個買賣羊子，才□五六歲，董頭目被他拖下馬來，抓住不放，望大王定奪！」

看官，你道這小澗山上是幾個什麼人在此落草？卻是菊天華的三個徒弟：一叫小太保秦高，一叫穿雲燕張霸，一叫鐵羅漢海光。菊天華住在泗水村的時候，可算隱姓埋名，所以三個雖離泗水村不遠，卻然全不曉得。這日聽見嘍兵說董頭目被一小孩子拿住，心中詫異不過，海光道：「豈有此事！待小弟去走一遭。」隨即吩咐備馬。海光手提倭刀，跨上鞍轡，就那初升的日光遠遠向下一望，果然董頭目被一個□五六歲孩子捏住一隻手，要他東就東，要他西不西。那後生嘴裡不住的喊：「丟下買路錢來！」海光一看，不由得衝衝大怒，大喊道：「小子休得無禮，海爺來了！」話言未了，那一馬已衝到山下，對那後生劈面就是一倭刀。那刀才落得一半，突然一支爛銀槍從刺斜裡架住，大喝道：「狗強盜休傷吾姪！可認得小爺爺菊文龍麼？」來人一見，連忙棄刀在地，滾鞍下馬，說道：「罪過罪過！小弟不知師兄到此，有失迎迓。」菊文龍仔細一看，方知是鐵羅漢海光，大笑道：「巧遇巧遇！真真正不料兄弟在此。」此時菊猛還把那個頭目抓住不丟，菊文龍喊道：「快些丟下，都是自家人。」菊猛道：「這時說自家人了！起先這個當頭一棍，那個劈面一刀。他們怎樣就不認自家人的呢？」菊文龍道：「他們起先認不得你，所以才那樣的呢。」

菊猛道：「他們起先認不得我，可算是個瞎子；我此時還是認不得他們，把我當個聾子算了。」菊文龍見他當著外人任性的蠻牽，不覺勃然大怒，罵道：「畜生好無理！你真不放嗎？」菊猛道：「不放怎樣麼？大約你越叫我放，我越不放。」菊文龍曉得他是拗骨頭，只得真不真假不假的說道：「你好你好，你就代我不要放！」

菊猛一聽，大笑道：「你這叔叔慣會拿自家人吃苦。你早這樣說法，我便老早的放他，省得他受痛了。」說罷手便一鬆，說了聲：「去罷！」那頭目滿面含羞，抱住一隻手，上山而去。

這裡嘍兵得了消息，早報了上山，小太保秦高、穿雲燕張霸也步行迎下山來，菊文龍夫婦叔姪便一同走上山崗。到了聚義廳，分賓主坐定，各人敘了些別後事情，方知師父菊天華已死，菊文龍已娶了李彩秋、鄧素秋為妻；又問了些菊猛的本領，大家贊不絕口。隨即照會廚兵排宴接風，一面飲酒，一面便問菊文龍等將欲何往。

菊文龍便將濟公怎樣勸化，楊魁怎樣有約說了一遍，就此便勸三人改邪歸正，一起從軍。張霸道：「話雖不錯，無如我們從軍，手下這四個頭目、二百名嘍兵便無統屬。而且我這山上有三年糧草，突然丟下，殊屬可惜。」菊文龍道：「所好大兵去此不遠，又當用人之際，何不將全山兵丁，各擔輜重，統赴大營，亦無不可。倘能立點功勞，博個一官半職，也不負我們一世。」當下秦高、張霸、海光商議了一陣，便拿定主意，焚毀山寨，起兵同行。一眾便在山上暢聚了二日，到了晚間，便將四個頭目傳上帳來，說明情由，叫他們連夜將輜重捆載停當，明日一早起行。大眾聽了投奔大軍，可以忙個出身，沒一個不歡天喜地。一宿已過，大早便搬運起身，那知一筆糧米打包上擔很不容易，直到太陽西下方得起身，便將山寨放了把火。走了□幾里路，天氣已晚，掉頭一望，那一片火光就同天畔燒的紅霞一樣。當下菊文龍夫妻叔姪、灑山三雄，帶領二百嘍兵、四名頭目，連夜取進，到得第二日晚間，已到了玉山界黃泥岡地方。再一查點，方知大寨紮在張家窪，已跑過了頭。菊文龍想道：此時已有起更時分，帶著這許多兵黑夜投效，諸多不便，莫若就在這鎮上住下，歇他一宿，明日消消停停投往大寨，反為妥當。恰巧這鎮上有個文昌宮，地方極大，就是破壞不堪。菊文龍便同秦高等議，因此便在這廟裡住下，各兵埋鍋造飯，大家飽餐一頓，各自去睡。

總因路中辛苦，就連李彩秋、鄧素秋也都睡了。獨有那潑皮菊猛，他真個毫不困倦，暗道：我聽說投營效力先要帶點功勞去，最是體面，好在小西天的路徑，我等在路上問人，已摸著一些了。當下輕手輕腳的跑到鄧素秋身旁，把一口虹霓劍偷了掛在腰間，又拿了鐵蒺藜出廟就走。到了小南海，他卻穿了一雙魚皮快靴，用不著赤腳，一逕踏水過去。但小西天，他仗住小南海非船莫渡，裡面全無防備，只在金光寨裡每夜派一個法將、□名法軍看守那三口寶劍，以外連打更的都沒有。菊猛到了小西天，約略望了一望，他究竟是個孩子，不知去探金光寨，反轉繞到寨後，走進彌勒峰。但見那一片的高房大廈，心中卻認不得是什麼處所，又聽遠遠的有一敲更的到來，他遂躡身躲在假山石後。候著打更的至前，他便猛然躡出，掄鐵蒺藜低低說道：「你喊，暫時就送你的命！」那巡更的猛被一嚇，那裡還敢開口！菊猛便將他按倒，身邊解下一根絲絛，代他捆個結實，又代他把更鑼移在旁邊，掣下寶劍，割了他一片衣角塞住了嘴。理直停當，正待要走，搭眼見正中門樓上，一個黑影在月光下晃了一晃。菊猛忙躡身，又走到假山石後，偷眼卻見那人飛身下屋。初時一看見那穿的衣服，疑惑是裡面巡兵，及至仔細一看，卻認得就是楊魁，對著那更夫發癡呢！因此輕輕巧巧走到背後，一把扳住了臂膊。楊魁大吃一嚇，連忙掉頭一望，認得卻是菊猛，心中大喜，正然低低的要問他怎樣得來，忽然那宮門牆頂上又是一人飛身而下，大喊道：「楊魁不要走，吃我一叉！」不知追來者又是何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此輕輕巧巧走到背後，一把扳住了臂膊。楊魁大吃一嚇，連忙掉頭一望，認得卻是菊猛，心中大喜，正然低低的要問他怎樣得來，忽然那宮門牆頂上又是一人飛身而下，大喊道：「楊魁不要走，吃我一叉！」不知追來者又是何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